

袁崇焕纪念园研究丛书

袁崇焕

历史评价与精神文化研究

论文集

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 暨南大学历史系 /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袁崇焕纪念园研究丛书

袁崇焕

历史评价与精神文化研究

论文集

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暨南大学历史系 /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崇焕历史评价与精神文化研究论文集 / 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 暨南大学历史系编.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6

(袁崇焕纪念园研究丛书)

ISBN 978-7-218-08679-8

I. ①袁… II. ①东… ②暨… III. ①袁崇焕(1584~1630)—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6191号

YUANCHONGHUAN LISHIPINGJIA YU JINGSHENWENHUA YANJIU LUNWENJI

袁崇焕历史评价与精神文化研究论文集

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 暨南大学历史系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林冕

装帧设计: 匡晓敏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东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8679-8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78千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目 录

袁崇焕与屈大均在乾隆朝的形象转变	1
刘正刚	
明清东莞三界庙与袁崇焕祠初探	10
王元林	
书陈配德、陈达《袁崇焕论》后	16
周永卫	
明代东莞的经济开发与士人群——兼论袁崇焕出身的地域背景	21
袁海燕 唐元平	
袁崇焕与鹿善继关系初探	29
陈广恩	
屈大均与王亶之交游——兼论袁崇焕非《皇明四朝成仁录》传主之因	38
王富鹏	
袁崇焕与陈继儒	44
徐林 周正庆	
袁崇焕与他所处的时代	54
张坤	
袁崇焕《九龠公寿序》浅见	62
石瑞良	
崇焕《九龠公寿序》浅析	67
安德才	
袁崇焕研究文献略述	71
何锦奋	
袁崇焕籍贯与出生地争论述评	80
马伟明 梁姗姗	
天启年间袁崇焕回莞考略	90
梁姗姗 翁世章	
东莞袁崇焕相关史迹考索	100
王梓	

袁崇焕在邵武事迹简论	103
查群	
蓟辽督师袁崇焕之幕客番禺李云龙	108
李君明	
从袁崇焕婚盟看籍贯	118
张铁文	
功到雄奇即罪名——重评袁崇焕冤案及其历史遗患	123
谭元亨	
论“督师精神”	128
颜广文	
袁崇焕精神与东莞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133
吴建新	
关于袁崇焕评价的历史演变	144
曾光光 王园园	
金庸笔下的袁崇焕	150
张小贵	
万里长城永不倒——评袁崇焕的爱国精神	155
梁丽红	
略谈袁崇焕的用人艺术	160
常德义	
袁崇焕的人格魅力	167
陈良如 傅唤民	
从袁崇焕诗作探究其爱国献身精神	176
杨葛亮 杨学	
从袁崇焕诗作诠释其爱国精神	181
郑丽华	
试论袁崇焕的清正廉洁	186
郑丽华	
后记	195

袁崇焕与屈大均在乾隆朝的形象转变

刘正刚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所长、教授

袁崇焕和屈大均分别为广东东莞人和番禺人。袁崇焕为明代末期的顶层领军人物——兵部尚书，亲临东北第一线指挥抗清，遏制了满人入关的步伐，满人不得已而采取离间计，最后借助明朝廷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袁崇焕没有看见满人入关一统中国建立清朝的过程。屈大均生活在明末清初，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之际，他是一位热血抗清复明的人物，在“三藩之乱”中也表现突出。他一直到康熙中叶才走到生命尽头，目睹了清朝建立后步入盛世的迹象。袁崇焕作为一员武将，几乎没有著作留存下来；而屈大均一生著述甚丰，留下了大量的著作。

然而，这一武一文的两位抗清人物，到了清朝建立 100 多年后的乾隆朝，却被乾隆帝旧事重提，重新进行审问，导致两人的身后荣辱发生了截然相反的走向。乾隆皇帝对袁崇焕褒奖有加，对屈大均却处处时时加以抹灭。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笔者的思考。

一、忠臣与失节

乾隆四十七年冬，皇帝披阅《明史》，尤注意到袁崇焕，“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忧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1〕}。时隔不到半年的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广东巡抚尚安等将调查的情况向乾隆皇帝汇报，但乾隆皇帝对这份调查似乎并不满意，再度下旨：“兹据该抚尚安查奏，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等语。所奏尚未明晰。袁炳如果文理通顺，即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训导咨补，俟六年俸满，

察其堪膺民社，再行保举，送部引见。如仅能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即以佐杂等官补用。若未经读书，以务农为业，即赏给八品顶戴荣身。著该抚查明，遵照办理具奏。”^[2]同年八月，尚安又上奏：“遵旨访查袁崇焕之五世孙袁炳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应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佐杂等官选补。报闻。”^[3]

而乾隆皇帝关注屈大均在时间上明显早于袁崇焕。乾隆三十九年因纂修《四库全书》之需，下令“各省购访遗书”，结果引出了屈大均这个人物。时任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奏称：“查出逆犯屈大均各种书籍，粘签进呈，并请将私自收藏之屈大均族人屈稔湏、屈昭泗，问拟斩决等语。”档案也记录了这些奏疏，名录如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奏报审拟屈大均族人屈稔湏藏留逆书事。（录副奏折，档案号 03-9663-002，缩微号 689-0952）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奏报在广东番禺南海发现屈大均遗书收缴事。（录副奏折，档案号 03-9663-001，缩微号 689-0949）

不过，乾隆对问斩却网开一面，“屈大均悖逆诗文久经毁禁，本不应私自收存。但朕屡经传谕，凡有字义触碍，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其中如有诋毁本朝字句，必应削板焚篇，杜遏邪说，勿使貽惑后世。然亦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朕办事光明正大，断不肯因访求遗籍，罪及收藏之人，所有粤东查出屈大均悖逆诗文，止须销毁，毋庸查办，其收藏之屈稔湏、屈昭泗，亦俱不必治罪”^[4]。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还真的阅读了屈大均的著作，不过这一读就出了问题，同年十一月己未，又谕军机大臣说：“阅屈大均文内有雨花台葬衣冠之事，此等悖逆遗秽，岂可任其留存。著传谕高晋即行确访其处，速为刨毁，毋使逆迹久留。”

自此以后，乾隆皇帝就抓着屈大均不放，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乾隆下旨，讨论给“明季殉节诸臣谥典”，目的是“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凡明季尽节诸臣，既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但屈大均却被打入另类，“屈大均辈之幸生畏死，诡托缙流，均属丧心无耻。若辈果能死节，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犹假语言文字，以图自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魄”^[5]。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又下旨搜求销毁屈大均著作，“屈大均则又遁迹缙流，均以不能死节，靦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猖，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

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场，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剴切，乃为朝议所挠，致使身陷大辟。尝阅其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二语，亲为批识云。观至此为之动心欲泪，而彼之君若不闻，明欲不亡得乎？……又若汇选各家诗文内，钱谦益、屈大均辈所作自当削去”^[6]。

地方文献对乾隆诏书的记录有意进行了修改，将熊廷弼和袁崇焕放置在一起，据同治年间纂修《藤县志》卷23《杂录》收录有谭津《忠义录》（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记载：“据《平南县志》载，乾隆四十九年上谕，前明经略熊廷弼、袁崇焕，皆有辑宁边境之才，得一足以安天下，而前后俱被宵小构谗，死于非辜，朕甚悯焉。著广西巡抚查出袁崇焕后裔，量材录用，以奖忠良，钦此。具覆牒称，袁崇焕无子。查其族有继嗣元孙袁炳，现居平南，送部引见，授峡江县丞云。”

乾隆皇帝决意要将屈大均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不仅屈大均的著作不能存留，即使屈大均在游历名胜古迹期间所写的诗文，也在销毁之行列。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谕军机大臣等说：“钱谦益、屈大均、金堡等所撰诗文久经饬禁，以裨世教而正人心。今各省郡邑志书往往于名胜古迹，编入伊等诗文，而人物艺文门内，并载其生平事实，及所著书目自应逐加芟削，以杜谬妄。”^[7]

二、建祠与创坟

自乾隆皇帝对袁崇焕和屈大均两人作出评价后，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袁崇焕家乡与京师有关袁崇焕的祠庙由过去的民间私祭向官府公祭的方向转变，彻底改变了明末至清初袁崇焕的形象。

据同治年间纂修《藤县志》卷23《杂录》收录谭津《忠义录》（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记载，“考之，广东省城建有袁襄愍祠（乾隆年间所建，某督题其坊，有‘蓍辽柱石’四字。）东莞县水明乡亦为建立专祠。查嘉庆元年广东巡抚陈大文奏请袁崇焕从祀乡贤祠，奉旨依议。（原奏抄存谭津《考古录》）观此则督师之为东莞人显而可征”。可见，从乾隆年间开始，广东官府开始建设袁崇焕的祠庙，并且将其放入乡贤祠祭奠。

袁崇焕被乡人供奉至少在明清之际已开始。康熙《东莞县志》卷9之三《祠庙》记载，三界庙在水南内，祠大司马袁公崇焕。张家玉谒祠诗。^[8]而张家玉为明末清初岭南抗清之领袖人物，被誉为岭南三忠之一。

雍正《东莞县志》卷9《祠庙》记载，大司马袁公祠在水南乡三界庙后。袁崇焕与三界庙有密切关系，据宣统《东莞县志》卷18引用嘉庆三年彭人杰

纂修方志说，三界庙在县东北水南村，明嘉靖三十四年建，天启七年重修，邑人袁崇焕题有“诚不可揜”额，并有《重建三界庙疏碑》。崇焕歿后，里人即其后堂祀焉。雍正元年始增塑像于后堂。方志编者按语说：“神，冯姓，名克利，明弘治间贵县人。道光十四年敕封敷佑伯，庙祀。广西藤县名曰三界庙，咸丰三年加封敷佑昭显伯。同治六年，加封敷佑昭显灵感伯。袁崇焕，原籍藤县，疑其祖父迁莞时，为建此庙也。”可见，在乾隆之前，东莞民间社会已经开始了祭祀袁崇焕的活动。

其实，袁崇焕祠庙在东莞有数处，宣统《东莞县志》卷18记载的袁大司马祠，如下：

一在水南三界庙后（周志，即雍正八年刻本的周天成本），崇祯三年，袁崇焕歿后，乡人陈日昌等悯其冤，悬生前待漏图于三界庙后堂为祭奠地。国朝雍正元年易图而像，图今尚存庙中。可见，至少在崇祯年间，东莞民人即以袁崇焕生前物件为标识，在三界庙祭奠之。雍正年间将待漏图改为袁崇焕像。于此可见，早期祭奠袁崇焕的祠庙相当简陋。这一状况到了乾隆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乾隆四十九年袁族控争，谓是祠非庙，经摹拓袁崇焕《重修庙碑》，证明是庙非祠，案乃结。【相传袁崇焕为三界神托生，儿时患背疮，久不愈，会修庙，神像背为漏痕滴破，葺补之，疮遂痊，及死柴市时，其夜司祝闻神言谓：辛苦数十年乃今得休息矣。怪之，后得崇焕死信，众咸惊异。当时祀于三界庙后，或以此也】

一在县署西南，名袁督师祠，嘉庆二十三年族人袁大任等公建，邑令仲振履有记。可见，直接祭祀袁崇焕的祠庙开始于嘉庆年间。对此，时任东莞知县仲振履撰写《督师祠碑记》有明确记载：“嘉庆元年，广东巡抚陈大文以翰林院检讨梁朝锡等之请，题请予以恤荫入祀乡贤，奉旨依议，钦此。”^[9]顾以近支久居粤西，虽邀从祀而未建专祠。二十一年二月，履承乏东莞，适其族人有以坟山讼者，即断其狱，乃进而问曰：袁督师至尔几世矣？对曰：叔高祖也。履曰：尔所争者祖坟耳，如尔族之督师者。余十二三岁时读其列传，即为之叹息流涕，谓其为忠武后之一人。尔等皆其后裔，乃靳一祠而不使之崇祀耶？其人顿首谢归，聚邑之四大房，议得贐约万金，卜县署西南之隙地，举孝廉大任等董其事，创始于丁丑八月，阅十有四月而蒇事，时履已调任南海，孝廉与其族人来告落成，请记于履。履召而慰之曰：督师忠于所事，捐顶踵以报其君，诸绅士勇于为义，不惜重贐美轮奂以享其祖，一门忠义，允可为粤东人士风矣。斯举也，履实玉成之，惜系于一官，不克亲执杯酒拜奠于两楹之间。殊怅怅耳

谨记。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冬十一月谷旦。

一在水南兴宁门右，名乡先生袁大司马祠。道光间，唐棣、陈名超、骆灿堆等倡建，督学王楨题扁曰：振顽起懦；山阴王笠舫撰有碑文，未刻石。光绪五年，乡人陈德馨、叶庆春等复建教忠书院于祠左，祀崇焕之父子鹏。

一在温塘乡中和墟，袁族公建。

与此同时，东莞还对与袁崇焕有关的各种遗迹进行发掘，宣统《东莞县志》卷三十八（民国十年铅印本）“袁督师故里在水南守义坊罗邹二姓村后旧有月楼今圯”。东莞人也对外地的袁崇焕墓进行采访调查，收入县志，宣统《东莞县志》卷三十九记载：“袁督师崇焕墓，在北京广东义园，道光十一年二月南海吴荣光题墓碑曰：有明袁大将军墓，旁一墓无碑志。相传为督师部下，至今守义园者仍其子孙，或以为即程本直。^[10]粤中宦京师者，每岁清明日至墓公祭。”

清代对袁崇焕的祭拜，还在京城北京不断修筑袁崇焕的墓及祠。《北京岭南文物志》收录有《袁督师墓记》【同治年间阙名氏著】袁督师崇焕墓在北京广渠门内岭南义庄寄葬，相传督师杀后，无人敢收尸者，其仆潮州人余某稟葬于此，守墓终身，遂附葬其右。迄今守庄者皆余氏子孙，代十余人，卒无回岭南者。^[11]

《北京岭南文物志》第35页有新城王树枬撰《袁督师庙记》【民国六年，石存左安门内龙潭袁督师庙内】1917年八月复创建督师庙于左安门内广东新义园中，以为旅京乡人岁时荐享之所。

第36页收录了南海康有为撰的《明袁督师庙记》【民国六年，石存左安门内龙潭袁督师庙内】吾十二岁侍先祖连州公读督师传……

第37页又收录有东莞张伯桢撰《余义士墓志铭》【民国六年，石存左安门内龙潭袁督师庙内】大明袁督师之仆曰余义士，粤顺德马江人也。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明廷非罪杀督师，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义士夜窃督师尸葬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终身守墓不去。死傍督师墓葬。

第41页收录1952年八月李济深撰、叶恭绰书的《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1952年，石存左安门内袁督师墓堂】……今北京市方整饬城郊文物百废俱举，同人乃请之市人民政府崇饰祠与墓，以彰正义。此仅存之遗迹将蔚为首都名胜，与文文山祠并垂不朽。督师为广东东莞人，而以广西藤县通籍，两粤人士感今怀古，用纪其事于石，以验来者。余君即葬督师墓旁，故地名余家馆，今度兴斯役者，广西李济深，江苏柳亚子，湖南章士钊，广东叶恭绰、蒋光鼐、蔡廷锴，又广东会馆财产委员会杨晶华、张次溪、沈太闲，咸任筹策奔走之劳，

合并志焉。

第58页收录的《石刻》有“有明袁大将军墓碑。道光十一年乡后学吴荣光敬书，碑存北京广渠门内袁督师墓前”。“袁督师像。石像上附刻袁崇焕所书‘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十四字，石存左安门内龙潭袁督师庙。”“袁督师庙额。康有为书，石存左安门内龙潭袁督师庙。”“袁督师庙联。康有为撰并书，文曰：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中原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石存左安门内龙潭袁督师庙。”

与袁崇焕到处建设祠庙相比照，乾隆年间，对屈大均的待遇却是刨坟剖尸。乾隆四十年二月，据两江总督高晋奉旨查“屈大均文内有雨花台葬衣冠之事”，回复皇帝说“确查并无踪迹”。乾隆又下令广东官府再查，据暂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德保奏，广州府督同南、番二县传唤屈大均后裔屈稔湏等，并确查屈大均有无嫡派子孙，及族人中有老年知事，或谙晓文墨之人，带齐到案，逐一查问。据屈大均之孙屈自睽、屈宗昌供称，屈大均身死之时，他们俱未生长，后来流配福建，乾隆二年奉赦回籍，实不知屈大均生前曾在江宁何寺出家。惟屈大均坟墓现葬番禺县属之思贤村地方，从前问拟剖尸，因蒙雍正帝恩旨宽免，未曾刨毁是实。质之屈稔湏、屈昭泗、族老屈西鹏、地保屈显秀、生监屈永泰等供亦相符，是屈大均生前在于江宁何寺为僧有无埋葬衣冠之事，实因远隔百年，无从查考。除录供咨覆两江督臣高晋仍于雨花台附近地方再行确访查办外，臣随检查雍正元年屈明洪首缴其父屈大均撰刻逆书，原案部议依大逆律问拟，该犯身死已久，应仍剖尸梟示，奉雍正帝恩旨，律有自首减等之条，屈大均之子将其父逆书自行举首，与怙恶不悛者有间，应否宽减之处，著九卿定拟具奏。复经刑部会同九卿查照罪人自首律，屈大均免其剖尸梟示，子孙亲属凡应斩决应为奴者，均照律以次递减具题。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随飭委按察使陈用敷，带同番禺县知县张天植，前往思贤村确勘去后，兹据该司亲令屈自睽等指出，该犯坟墓系葬于其父屈宜遇墓下，当用灰印封记，飭保看守稟覆前来。伏思屈大均造作逆书，肆行狂吠，罪大恶极，覆载不容，虽经百有余年，应已行销骨朽。但当此光天化日之下，未便仍留秽迹，封植依然，俾其子孙得守坟墓，岁时拜扫，相应请旨刨毁，仍剖其尸，以快人心，以申国法。乾隆在该奏折朱批：亦不必矣。^[12]

三、后裔待遇的迥然不同

乾隆四十七年冬，皇帝披阅《明史》，尤注意到袁崇焕，“昨披阅《明史》，

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13]。时隔不到半年的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广东巡抚尚安等将调查的情况向乾隆皇帝汇报，但乾隆皇帝对这份调查似乎并不满意，再度下旨：“兹据该抚尚安查奏，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等语。所奏尚未明晰。袁炳如果文理通顺，即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训导咨补，俟六年俸满，察其堪膺民社，再行保举，送部引见。如仅能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即以佐杂等官补用。若未经读书，以务农为业，即赏给八品顶戴荣身。著该抚查明，遵照办理具奏。”^[14]同年八月，尚安又上奏：“遵旨访查袁崇焕之五世孙袁炳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应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佐杂等官选补。报闻。”^[15]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广东巡抚尚安奏为遵旨详查明臣后裔东莞现无嫡支折……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轸念忠良，大公无我之至意。当查《广东通志》载：袁崇焕，东莞县人，登广西乡荐，万历己未科进士，籍没之日无子等语。随行司转饬确查去后。兹据布政使郑源璠转据东莞县知县戴求仁详称，查袁崇焕在县城三界庙内，还屋塑有生像，乾隆二十年间，曾有广西都司袁涛称系袁崇焕曾孙，至祠悬挂匾额，详载官阶。内称嫡裔子孙二，一居广西梧州府藤县白马乡，一居浔州府平南县状元街，现在东莞县属袁姓有举人袁法祖、袁廷凤等叔侄两支，原籍江西，前有名袁艺者自宋时迁居东莞，今至法祖二十一世，至廷凤二十二世。考其宗图，崇焕并不在支派之内等因，详覆前来。臣查东莞虽无袁崇焕嫡嗣，乾隆二十年间广西既有都司袁涛自认崇焕曾孙，至祠悬匾，则《通志》所称无子之说，恐当时尚未查明，难为确据。除移咨广西抚臣转饬藤县、平南二县详查明确，移覆到日，另行具奏外，所有东莞县查无袁崇焕后裔缘由，合由先缮折覆，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16]

宣统《东莞县志》卷97通过采访后记载，袁督师无子。相传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匿都城民间。大兵入关，为满洲某所得，隶籍于旗。新安陈国泰尝与人言，昔在江南军营时，参领富明阿问，新安与莞邻县，督师宗裔如何？答以督师祖茔去敝乡燕村不远，清明重九，敝乡代为祭扫。盖无宗裔矣。富闻之次日，即与通谱。密语曰：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吾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粤东驻防崔永安亦尝与人言：光绪甲午，凤皇城之役，统领永山战死，永富昆阿子曾言，与余为同乡。问之曰：余督师后裔也。然则妾子隶旗之说，盖不虚矣。又有余大成作《剖肝录》云：乙亥春，至电白戍所，晤督师弟崇煜，

將所彙前后奏疏十本，付煜藏之。督师之冤与岳武穆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胤绝。圣世异日者，使余言有徵，其在煜之子也。夫今邑中无煜后裔。近项城袁世凯乃自称为煜裔，岂煜子孙后居中州耶？或曰世凯盖托言之。（采访册）

相对来说，广西方面有关袁崇焕的说法则较生动。藤县人何寿谦编辑《乡先正袁崇焕督师事略》书后：“幼时家居，从先大夫游里闾间，与群儿戏石墩上。先大夫指子曰：汝亦知此物何来乎？此前明袁督师之故居遗迹也。督师为明忠臣，被冤死，家荡然，乡人哀思至今，故存此以为纪念。（此乃当时石柱墩也，今存其四，大踰合抱）因授督师遗诗诵之，今犹记其《南还别友诗》有‘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之’句，又《与诸将游海岛》云：‘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每一高吟，烈胆忠肝，千秋如见。谦不幸少孤，得闻督师轶事只此。此外，则白马南北两岸相去里许，有袁氏祖坟，其北坟乃督师父子鹏公葬地也。其南坟乡人呼为犁头山。（因坟前筑砂石三墩，形如犁头故，沿以为名。相传督师母老，望子久不归，误信阴阳家言，筑此魔之。督师竟因此不祥罹祸云。）父老相传，难征实录。”^[17]

宣统《东莞县志》卷85援引旧抄本《袁督师事迹》（一卷，国朝无名氏撰）云，袁督师临刑口占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一篇。近代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评论说：“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之关系甚浅薄，于历史上求足以当一国之人物者，渺不可睹。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创立禅学，作佛教之结束，其在有明，白沙陈子，昌明心学，导阳明之先河。若此者，于一国之思想界，盖占一位置焉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18]

【注释】

[1] 《清高宗实录》卷1170，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

[2] 《清高宗实录》卷1181，乾隆四十八年五月戊申。

[3] 《清高宗实录》卷1187，乾隆四十八年八月。

[4] 《清高宗实录》卷970，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戊午。

[5] 《清高宗实录》卷996，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癸未。

- [6] 《清高宗实录》卷 1021,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 [7] 《清高宗实录》卷 1095,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甲辰。
- [8] 康熙《东莞县志》卷 13 之三《艺文志》收录有袁崇焕《乞守制疏》, 仅此一文。
- [9] 嘉庆下旨在嘉庆三年九月己卯, 予广东故明辽东总制袁崇焕入祀乡贤祠。从巡抚陈大文等请也。(《清仁宗实录》卷 34)
- [10] 雍正《广东通志》卷 45《人物志二》记载, 袁崇焕“籍没之日, 无子亦无所积, 时有江南布衣程更生, 冒死白其冤, 与崇焕并戮于市……更生, 徽州人”。宣统《东莞县志》卷六十一记载: 布衣程本直疏白崇焕冤, 帝并不听, 旋下本直于狱。《剖肝录》按:《袁督师事迹》有本直《漩声纪》云: 壬申之秋, 将赴西市。又云: 愿余弃市之后, 复有一程本直者出, 而收予尸首, 并袁公遗骨合而葬之, 题其上曰: 一对痴心人, 两条泼胆汉。九原之下目为瞑也。壬申为崇禎五年, 本直盖后崇焕二年论死。今北京广东义园袁督师墓其右一土坟, 无碑碣, 当即本直葬处也。宣统《东莞县志》卷九十七记载: 布衣程本直以上疏讼袁督师论死……今京师袁督师墓右有一莹无碑碣, 相传为从督师死者, 姓名不传, 此当为程本直墓, 盖好义者如其说葬之, 特无证耳。
- [11] 叶恭綽:《北京岭南文物志》, 1954 年北京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编印, 第 28 页。
- [12] 朱批奏折, 广东巡抚德保奏为遵旨查明屈大均葬于广东番禺县思贤村坟墓情形请旨刨毁并仍剖尸事, 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 档案号: 04-01-38-0033-016, 缩微号: 04-01-38-002-1306。
- [13] 《清高宗实录》卷 1170,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
- [14] 《清高宗实录》卷 1181,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戊申。
- [15] 《清高宗实录》卷 1187, 乾隆四十八年八月。
- [16] 朱批奏折, 广东巡抚尚安奏为遵旨查明东莞县现无明臣袁崇焕后裔事,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档号 04-01-13-0069-002, 缩微号 04-01-13-004-0233。
- [17] 同治《藤县志》卷 23《杂录》, 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
- [18] 梁启超:《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 光绪二十九、三十年间载《新民丛报》, 转引自陈树良, 陈春声:《梁启超与袁崇焕研究》,《学术研究》1995 年第 3 期。

明清东莞三界庙与袁崇焕祠初探

王元林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袁崇焕为东莞历史名人的代表，是东莞历史文化数千年积淀的成果。有关袁崇焕的研究成果丰富，不一而足。三界庙是袁崇焕家乡东莞水南村重要的宗教与历史遗迹，在理清袁崇焕家族的历史与袁氏生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容肇祖先生发表《三界神考》（《民俗》周刊第41、42合刊，1929年），利用袁崇焕为家乡三界庙写的碑文和佛山三界庙碑文，研究三界庙的变迁。唐晓涛也在2008年《三界神形象的演变与明清西江中游地域社会的转型》（《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六卷第1、2合刊，2008年10月）一文中提及袁崇焕祖先经营木材生意，来往于西江、东江上。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对袁崇焕家乡水南村历史上有名的三界庙作一考察，以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抛砖引玉，还请方家正之。

一、水南村三界庙修建的原因

三界神是明代开始流行于广西、广东的神灵，其形象由水（蛇）神、瑶人祖先神到地域保护神，冯氏家族祖先的演变与叠加，并最终成为国家祀典神明^[1]。明代早期此神灵为贵县冯姓遇仙人得仙衣而成神。景泰三年（1452），王翱为两广总督，平浔梧瑶乱。时行云降雨救旱灾，免瘟疫“民感而颂之”，王翱“为请敕封为三界焉。厥后行踪莫测，往往于两河（浔江、漓江）间拯溺弭灾”^[2]。并于景泰三年托梦于梧州城西鹤岗的水西民众，福惠里民。故建庙，次年庙成。庙位于“人物繁庶，商船云集”的梧州两江交汇处附近的燔柴口岸，人杰地灵的交通要道，加之这里此后成化元年（1465）是明代中期两广总督治所，自然成为一方名庙。这是贵县冯姓神灵走出家乡，在浔江、漓河流域传播建庙的开始。其间官方力量的参与，增加了神灵的正统性。这

时三界神的神职主要是拯溺弭灾，其阴佑水上交通安全的职能彰显无疑。

正德十六年（1521）横州通判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卷上云：贵县冯氏“其家神异者世有一人，立召风雨鬼神虎豹，言人祸福无不验。自苍梧上至南宁皆敬信不可言，两广猺贼事之尤谨，皆以祖公呼之。山峒间有跋扈者，总帅委之抚安，其魁率徒众顶香盆，牛酒拜迎于道，云：‘吾祖公来矣。’即听约束，贴然而还。冯氏之居，去大龙山不远，其中皆熟猺所居，每月朔望，各齋香钱至其家纳焉，甚有牛羊猪畜者，故累年不敢为乱，盖冯氏力也。”贵县冯氏成为当地瑶族以及附近民众的保护神，也成为国家治理地方所依赖的重要神灵。王济以下有三四件事例作证。弘治年间郁林州李通宝“假称冯都长作乱”，冯都长以神异法术请神降临，协助官军降贼；授总督指派招抚木山峒瑶民，擒其首领，后又释放，约期归来；帮助舅舅从横州到宾州贩粮，托梦广东商人救助，水陆交通转危为安。粤商进入当地，入乡随俗，奉祀水上神灵三界神，而水上的疍民、瑶人、壮人也改变着自己的身份认同，把三界神变成商人保护者的身份。三界神成为官方许可的地方保护神，并由广东商人从广西带到广东^[3]。

袁氏家族正是在此背景下，在西江的浔江一带从事木材贩运生意的。为保证航行安全，自然奉祀三界神，把西江沿途的三界神请到家乡水南村来。袁崇焕在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为东莞三界庙重修所撰碑文云：“予里中崇奉三界庙，其神来自粤西。考神所自，亦无徵焉。说者则以为出自浔之贵县冯姓，有无姑勿论。”^[4]同样，天妃神也因有水上航行安全的职能，受到袁氏家族的青睐。天启时袁崇焕与弟弟袁崇煜就曾为东莞石龙镇天妃庙“铸钟一口悬庙中”^[5]，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水神对袁崇焕家族的影响和重要性。

袁崇焕《重建三界神庙疏文》提到，“事三界神七十年如一日，人习而神安之。有情以告，有祷必应。不啻子孙之于祖、父，其由来矣”。说明袁氏家族对这个三界庙极具崇奉与虔诚之情。

萧凤霞和刘志伟也认为，“袁氏的家庭数代在西江贩木为生，他的乡下其实是东江的水边，也不为当地已经定居下来的袁姓宗族所接纳。为了参加科举，他到他的家庭经营木材贩运的广西藤县冒籍考试。袁后来在大量流动人口聚集的东江边建了与疍民祀蛇崇拜有关的三界庙。以上的事实显示出他原来的身份很有可能是疍民，不过当他取得进士并由知县升为兵部尚书后，他出生低微的家庭背景就被遗忘了”^[6]。

二、袁崇焕《重建三界神庙疏文》

袁崇焕《重建三界神庙疏文》写于天启七年腊月十八日，祖孙三代七十年如一日供奉有加，由此推断，庙宇应该修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左右，这正是东莞袁氏家族在西江经营木材的主要时间。而据民国《东莞县志》卷十八《建置略》记载，三界庙修建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这与崇焕记载基本吻合。至于说民国《东莞县志》所云“疑其祖父迁莞时为建此庙也”，当是崇焕祖父对于往来的水上交通安全与地方保护神的三界神，自然成为崇焕家族顶礼膜拜的重要神灵。此时正是经过弘治平定郁林州李通宝瑶乱，嘉靖初王守仁平定大藤峡瑶乱后，神灵的阴佑与官方的提倡，成为这一信仰扩张的重要原因。

《重建三界神庙疏文》写于崇焕天启七年在家期间。首言粤西三界神传到袁崇焕家乡水南，对三界神的起源于贵县的冯氏未加讨论，次引《中庸》、《礼》来谈及神与人相互行通，二而为一，人之精灵为神；再述三界神得名，通天地人三界，虔诚知神，非一定要知神姓、起源，为前自己对三界神起源的无知作注释；再言“吾乡居俗俭而朴，恂恂而与，蔼蔼以至，守望助而有无通，尚古道之未泯，故不为神之唾弃”。袁氏三代崇奉神灵。由于庙宇狭陋，同乡父老请求，“首以庙请，将三栋基址新而大之”，崇焕“敬神而重人，许之”，修庙花费，“于递年所积庙食银可三百金，此外则资之本乡之题捐”。包括袁崇焕祖、父在内的袁家也应捐银。崇焕为乡里名人，虽然告官在家，但所捐银两也不会太少。

疏文后叙捐钱在乎信、在乎善，“美大而圣神也，无所不重”。和睦从神，福祸自然。水南村“溪南一片土，即清都紫府矣”，告知水南三界庙所在。最后疏以崇焕对福祸的态度，“予操券以俟诸善之同归矣”，反映崇焕超然的态度。

整篇疏文反映了代表明代士大夫阶层的袁崇焕对家乡三界庙的历史、地理、重修的缘由、经费以及袁氏家族对三界庙的虔诚，也反映了袁崇焕对天地、鬼神、福祸、人性、财物的态度，也反映了袁崇焕在野期间“本来无祸，何必免祸？福且无用，何必妄求”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士大夫寻求真善，在政治失意后超越自然的态度。

三、东莞袁崇焕祠与三界庙

袁崇焕有《重修三界庙疏文》，立于东莞水南乡三界庙内。据民国《东莞县志》载，三界庙内的《重修三界庙疏文》已失，而“袁崇焕故里在水南乡守义坊罗、